



苏联儿童文学丛书

团的儿子

瓦·卡达耶夫 著



苏联儿童文学丛书

团的儿子

少年儿童出版社

В. Катаев
СЫН ПОЛКА

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卡达耶夫五卷集的第二卷译出。

团的儿子

瓦·卡达耶夫著

草 嬰 译

伊·格林什坦绘图 馬如瑾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14号

商务印书馆上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书号：譯 0275 (高小、初中)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6 7/16 插頁 14 字數 132,000

1961年12月第1版 196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統一书号：R10024·2756

定价：(6) 0.65 元



关于作者

卡达耶夫是苏联当代的著名作家，生在1897年。他的家乡敖德萨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美丽城市，在黑海边上。他自己是个教师的儿子，从小爱好文艺，十四岁开始写诗，以后就陆续不断地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十八岁的卡达耶夫就上前线当炮兵，参加过好几场大战役。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卡达耶夫也象许多进步青年那样，受到革命斗争的鼓舞，积极地为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参加革命的宣传工作：写诗，写特写，写短篇小说，热情地歌颂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无情地抨击白匪军、帝国主义干涉者和新政权的其他敌人。1919年夏天，卡达耶夫参加了红军，在乌克兰指挥炮兵连，跟白匪军作战。1922年起，卡达耶夫专门从事文学工作。他写的作品很多，主要是小说，著名的象时间呀，前进！、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雾海孤帆、草原上的田庄、为了苏维埃政权等。这些小说差不多都已经译成中文，其中雾海孤帆写两个孩子怎样在俄国1905年的革命斗争中帮助革命党人，表现出他们的勇敢和机智，是一本十分出色的儿童文学作品。

1941年，德国法西斯分子侵犯苏联，苏联人民展开了伟大的

伊·格林什坦 繪圖

团的儿子

秋天里一个静悄悄的深夜，树林里又潮湿又寒冷。林中黑魑魑的泥塘，落满细小的枯叶，上面升起一片浓雾。

一轮明月高悬头上，把大地照得亮晃晃。但它的光芒却很难透过这片浓雾。月光仿佛一条条木板，斜靠在树上，而泥塘上的雾气飘浮其间，千变万化，象在耍魔术一般。

树林里的景象形形色色。一会儿，月光下显出罗汉松的巨大黑影，好象一座高楼；一会儿，远处突然出现一排白色的桦树；一会儿，在树林中空隙的地方，背衬着乳酪般裂成块块的银白色天空，精致地呈现出虹光闪烁的白杨秃枝。

凡是树木稀疏的地方，地上都泻满溶溶的月光。

总之，树林里充满那种古老离奇的美，往往直叩每个俄罗斯人的心弦，使他眼前幻现出一个个美丽的神话场面来：一匹灰毛狼驮着伊凡王子，王子头上歪戴着小帽子，怀里藏着一支用手巾包着的火鸟羽毛；林妖老大老大的毛茸茸爪子；盖在鸡腿上的茅屋——什么景象不会幻现啊！

不过，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里，三个刚刚侦察回来的战士，却无心领略这波列西雅密林中的美景。

他们在德军后方待了一昼夜多，执行着战斗任务。他们的任

务就是，找寻敌人的各种工事，在地图上标出来。

这工作很艰苦，也很危险。差不多自始至终只能爬行。有一次，他们得一动不动地躺在又冷又臭的烂泥塘里，接连三小时，身上只盖一件雨衣，雨衣上都落满了黄叶。

他们吃的，只有面包干和水壶里的冷茶。

不过，最苦恼的是他们没有抽过一次烟。大家都知道，当兵的人不吃东西不睡觉，要比没有强烈的好烟抽容易对付。这三个战士偏偏又都烟瘾很大。因此，战斗任务虽然完成得十分出色，带头那个战士的袋子里也藏着一张地图，上面精确地标了十多座经过详细侦察的德军炮垒位置，这三个侦察兵却还是觉得心情不好。

越是接近自己一边的前沿阵地，越想抽烟。一般在这种场合，说几句粗话，开个把玩笑，是很有用处的。可是此刻的环境要求绝对肃静。不但不能谈话，连咳嗽、擤鼻涕都不行：不论什么声音在树林里听来都响得出奇。

月亮也很碍事。他们只能慢慢地走，一个跟着一个，中间隔开十三米，竭力避开月光，而且每走五步就得停下来，侧着耳朵听听。

带队的在前面领路，用谨慎的手势发着命令：他的手一举到头上，大家立刻停止，一动不动；他伸手到旁边指指地面，大家马上悄悄地贴在地上；他向前挥挥手，大家就前进；他往后指指，大家就慢慢后退。

虽然离开前沿阵地顶多只有两公里了，这三个侦察兵还是那么留神地走着。事实上，他们现在更加小心翼翼，停下来的次数也更多了。

他們來到一路上最危險的地帶。

昨天晚上，他們出來偵察的時候，這一帶還是德軍的後方。可是形勢變了。白天，經過戰鬥以後，德軍撤退了。現在這座森林看來已經空了。但這只是表面現象。說不定德國人在這裡留下一些自動槍手：每分鐘都可能碰到埋伏。當然，偵察兵是不怕埋伏的，即使他們只有三個人。他們都很細心，富有經驗，隨時都能應戰。每人都有一支衝鋒槍、許多子彈，還有四顆手榴彈。不過，問題是在於決不能應戰。他們的任務是竭力悄悄地回到自己的陣地，儘快把標明德軍炮臺的寶貴地圖交給排長。這對爭取明天戰鬥的勝利，關係很大。

周圍非常寧靜。這是難得的休戰時刻。要不是遠處有幾聲炮響，側面什麼地方有短促的機槍聲，你會以為世界上根本就沒有戰事呢。

不過，一個老兵一下子就會發現成千個跡象，說明在這裡，在這個寂靜無聲的地方，正好蘊藏著戰爭。

一條紅色的電話綫無聲地橫亘在腳邊，說明附近有敵人的指揮所或者哨崗。幾株折斷的白楊樹，一棵被蹂躪的灌木，使人可以斷定這一帶有坦克或者自動推進炮經過。而那種淡淡的人造汽油和別的燃料的古怪氣味，說明那是德國人的坦克或者自動炮。

有幾個地方用羅漢松枝條仔細掩蔽著，裡面堆著地雷或者炮彈，好像木柴垛。由於不知道它們是被遺棄的，還是特地為明天的戰鬥布置的，經過這些地方，就得格外留神。

有時一株被炮彈炸斷的百年巨松倒在地上，攔住他們的去路，

有时他們碰上一条深邃曲折的交通壕，或者一座坚固的指揮員掩蔽部，上面有五六层盖板，門朝西开。这扇朝西开的門就十分有力地說明，掩蔽部是德国人的，不是我們的。可是里面有沒有人，就誰也不知道了。

脚常常会踢到弃在地上的防毒面具和被炸坏的德軍鋼盔。

有一次，在霧蒙蒙的月光照着的林間草地上，偵察兵們看見在橫七豎八地倒着的樹木中間有个很大的炸彈坑。彈坑里有几具德軍的尸体，臉黃黃的，藍色的眼睛凹陷得很深。

有一次，一顆雪亮的照明彈飛上天空，高懸在樹梢之上有好一陣，它那飄飄蕩蕩的青光，跟霧蒙蒙的月光融成一片，把樹林照得透亮。每一株樹都投下一個長長的陰影，仿佛樹林一下子踩上了高蹺。在照明彈沒有熄滅之前，三個戰士就一動不動地站在灌木中間，他們那穿着草綠色斑紋雨衣的身體，加上從雨衣里凸出來的冲锋槍，就象雕落的灌木。

三個偵察兵就这么緩慢地向自己的陣地移動。

帶隊的忽然站住了，舉起一只手。另外兩個也立刻停下來，眼睛緊盯着隊長。帶隊的拉下頭上的風帽，耳朵微微地側向他覺得有可疑的沙沙聲傳來的方向，站了好一陣。帶隊的是個年輕人，看樣子只有二十二三歲。他年紀雖輕，在炮兵連里却已經是個老兵了。他是中士，同志們都敬愛他，同時也有點怕他。

引起隊長葉果羅夫中士注意的那響聲，聽來很古怪。葉果羅夫雖然經驗豐富，却怎么也辨不清這是什麼聲音。

“這到底是什麼呀？”葉果羅夫一邊想，一邊豎起耳朵，飛快地

在脑子里搜索着他在夜间侦察时听见过的各种古怪声音。“低語声嗎？不是。謹慎的鏟土声嗎？不是。鏟东西的声音嗎？不是。”

这古怪的微弱声音，时断时續，什么声音也不象，就在右边一丛圓柏后面傳來。它好象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

叶果罗夫又听了一两分钟，并不轉身，只做了个手势，还有两个偵察兵就象影子一般，輕悄悄慢吞吞地来到他跟前。他指指声音傳來的方向，做做手势要他們听。那两个偵察兵們就也用心細听起来。

“听见嗎？”叶果罗夫动动嘴唇无声地問。

“听见了，”其中一个也这么无声地回答。

叶果罗夫向同志们回过头去，朦朧的月光照到他那又瘦又黑的臉上。他高高地揚起两条孩子气的眉毛。

“是什么呀？”

“听不明白。”

他們三个人站了一陣，听着，手指按住冲锋枪的扳机。声音仍旧在响，还是听不清到底是什么。刹那间这声音忽然变了。三个人都听到好象有歌声从地下发出来。他們交換了一个眼色，可是那声音立刻又跟原来一样了。

于是叶果罗夫先做了一个伏倒的手势，接着自己也貼在地上带霜的黄叶上。他把短劍用牙咬住，悄悄地撑着两肘向前爬去。

不多一会儿，他爬到那丛黑漆漆的圓柏后面消失了；又过了一会儿，——那两个偵察兵覺得好象过了一小时——他們听见輕輕的口哨声。这是叶果罗夫在叫他們过去。他們爬过去，随即看见

中士跪在地上，向圓柏中間的一個小地洞張望。

地洞里有唧噥聲、嗚咽聲、呻吟聲清楚地傳出來。他們不說話就理會了，那兩個偵察兵就圍住那洞口，拉開雨衣的下幅遮在上面，好像一個不透光的帳篷。葉果羅夫手里拿着電筒伸進洞里。

他們看到的景象很簡單，却很驚人。地洞里睡着一個男孩子。

這孩子兩手緊抱住胸部，蜷縮着兩只象馬鈴薯一樣黑的腳，躺在綠油油的臭水潭里，痛苦地說着夢話。他頭上沒有帽子，頭髮很脏，好久沒有剪了，亂蓬蓬地披在腦後。細長的喉嚨在抽動；嘴唇因為發高熱而腫了起來，從瘦得癯下去的嘴里吐出來嘶啞的喘息。他們聽見斷斷續續含糊不清的低語聲，嗚咽聲。這孩子閉着眼睛，眼皮浮腫，顯出貧血的样子：簡直象脫脂牛奶一樣白里帶青。短而濃的睫毛合在一處。臉上滿是抓傷和青塊。鼻梁上有凝住的血斑。

這孩子睡着了，臉上現出受惡夢折磨的痛苦神氣。他的表情一刻不停地變化着：一会儿恐怖；一会儿絕望；一会儿，凹陷的嘴角現出無限悲傷的皺紋，眉頭緊蹙，睫毛上淚珠滾滾；一会儿，怒氣冲冲地咬着牙齒，臉色顯得冷酷無情，拳頭緊握得指甲都嵌到手掌里，緊張的喉嚨里發出重濁粗啞的聲音。

忽然這孩子的夢境又改變了，臉上露出惹人憐愛的天真爛漫的微笑，嘴里開始低得幾乎聽不出地唱起歌來。

他睡得那麼熟，那麼難受，他的心靈那麼深深地沉在痛苦的惡夢中，雖然偵察兵們在上面緊緊地盯着他看，還用電筒對准他的臉照射，他却一點也沒有知覺。

後來，這孩子象內心受到什麼沖擊似地忽然醒過來。他醒了，

霍地一下坐起来。他的眼睛露出吃惊的光芒。他一下子不知从哪儿抓起一枚磨尖的釘子。叶果罗夫一手敏捷地捉住孩子发烫的手，一手蒙住他的嘴。

“別响。是自己人，”叶果罗夫低声說。

这时候，孩子才发现战士头上的鋼盔是俄罗斯式的，他們的冲锋枪是俄罗斯式的，他們的雨衣是俄罗斯式的，那几張朝他望着的臉也是俄罗斯人的，亲切的。

一絲快乐的笑影淡淡地在他的瘦臉上掠过。他想說些什么，可是只吐出了三个字：

“自己人……”

接着他就失去了知覺。

炮兵連連長叶納基耶夫大尉坐在小小的木板平台上，平台搭在一株松樹梢頭的粗枝中間。這平台，三面敞開，第四面，就是西面，堆着幾塊粗大的枕木，擋避子彈。頂上那塊枕木上裝着一具炮隊鏡；鏡管兩端還掛了一些枝條，看上去很象一個樹丫枝。

要上這平台，必須爬兩道又狹又長的梯子。第一道，坡度不大，大概通到樹干的一半；再上去就得爬第二道，那一道几乎是垂直的。

除了叶納基耶夫大尉之外，平台上還有兩個電話兵——一個是步兵部队的，一個是炮兵部队的，——他們的皮包電話機都掛在鱗紋的松樹干上。平台上還有一个人，就是這個作戰地段的負責人，步兵營營長阿洪巴耶夫，他的軍銜也是大尉。

平台上最多只能容納四個人，因此還有兩個炮兵就站在梯子上：一個是排長謝迪赫中尉，另一個是我們已經認識的叶果羅夫中士。謝迪赫中尉站在梯頂，兩肘攔在平台上；叶果羅夫中士站在下面，他的鋼盔碰到中尉的靴子。

炮兵連連長叶納基耶夫大尉和營長阿洪巴耶夫大尉正忙着一件極緊急極重要而又極精細的工作：他們在地图上定方位，核對着炮兵偵察員弄到的情報。

那些地图，上面做滿彩色鉛筆的記号，并排摊在板上。两位大尉手里拿着鉛筆、橡皮和尺，斜靠在地图上。

阿洪巴耶夫大尉把綠色的鋼盔往后脑勺上一推，低下紧蹙的寬大的棕色前額，用粗大的手指匆匆地把透明尺在地图上推来推去。他一会儿拿紅鉛筆画着什么，一会儿用橡皮擦去什么，同时迅速地望望叶納基耶夫的臉，仿佛在說：“噯，老朋友，你拖拖拉拉干什么呀？弄下去。快弄完它。”

他向来性子急躁，这会儿又沉不住气了。

在这战斗前的最后几小时，也許是最后几分钟，他覺得一切都做得太慢了。他的內心在沸騰。

叶納基耶夫大尉和阿洪巴耶夫大尉是老战友。巧得很，最近两年来他們差不多是每次作战都在一块儿的。因此师部里的人也都看慣了：阿洪巴耶夫的步兵营在什么地方作战，叶納基耶夫的炮兵連准也在那边配合行动。

叶納基耶夫和阿洪巴耶夫肩并肩地经历了光荣的路程。他們一块儿在杜霍夫兴納附近打过德国人，在斯摩棱斯克城下作过战，一块儿圍攻过明斯克，一块儿把敌人赶出祖国的地面。我們的首都莫斯科，不止一次，不止两次，甚至于不止三次用祖国的名义放过礼炮，照紅了克里姆林宮上空的晚霞，向阿洪巴耶夫的步兵营和叶納基耶夫的炮兵連所在的那个英勇的戰綫致敬。

这两位战友在一張行軍桌上吃过許多面包和盐，用一只軍用水壶喝过不少水。有时候还合盖一件軍大衣，并排睡在地上。他們象亲兄弟一样和睦，但是彼此絕不姑息包庇，他們总是記得那句俗